

军营新传

鲜活的军旅故事

夜宿俄亥

文明王航

巴喀喀拉山腹地,天色渐渐暗下来,气温开始急剧下降,一支队伍正在高原蜿蜒的山道上前行。

“指导员,离宿营地还有多远?”列兵李定泽有气无力地问道。

“快了,就在不远处,大家加把劲。”不一会儿,山坳那头如墨般的黑暗里出现几点亮光,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如同天上闪烁的星星。

“前方是俄亥村,我们今晚就在那里宿营……”大家早已筋疲力尽,忽然出现的几点灯光,让大家心中燃起了希望。夜色里,队伍向着灯光继续前进。

几天前,陆军某骑兵连接到上级关于组织野营训练的命令,教导员带着连长、指导员还有几名藏族战士前去勘察路线。训练路途人烟稀少,他们从营区出发,走了一天才到达有人居住的俄亥村。

说是一个村,其实就只有牧民仁青东珠一家人住在这里。

高原夜寒,如果在室外搭帐篷居住,且不说战士们无法抵御低温的侵袭,帐篷也没有可能被狂风吹走,而且附近还有狼出没,安全是个问题。

教导员思来想去,决定试一试,于是便和几名藏族战士来到仁青东珠家。

一开始,仁青东珠的孙女才仁卓玛见到陌生人,慌忙躲到爷爷身后,眼里既有害怕也有好奇。

“老乡,你好,我们是州上的骑兵连,过几天你们会路过这儿,想借你们的房子住一晚。”几名藏族战士和仁青东珠交谈起来。

一听到是州上的骑兵连,仁青东珠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。才仁卓玛跑到爷爷前面,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战士们头上的帽徽,一脸似曾相识的表情。

仁青东珠一家口你看着我,我看着我,半天没说话。

教导员感觉情况不对劲,连忙又说:“老乡,实在不行就算了。”说完立马起身准备离开。

“等等……”就在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,突然,仁青东珠说道,“我家还有几间空屋,如果你们不嫌弃,就将就着住吧。”

拉练的队伍到达俄亥村的时候已经是深夜,牧民仁青东珠夫妇带着4岁的才仁卓玛一直在夜风里等待着,儿子儿媳正在给羊添草料,星星昏暗的灯光里,牛粪燃烧得很旺,火苗不时地从炉子里蹿出来。

俄亥村三面环山,虽然已是初春,但寒风仍如鬼哭狼嚎一般吹着,山顶上白雪依稀可见。

“你们总算到了。”看着风尘仆仆的队伍,仁青东珠夫妇赶忙将他们领到早已被儿子儿媳收拾干净的空屋子里。

明月从群山之中缓缓露出,越升越高。月光轻柔,犹如一层朦胧的面纱罩在群山之上。

高海拔长途拉练让李定泽全身酸痛,虽然闭着眼,但脑海里却异常清醒。“老乡为什么对咱们这么慷慨呢?”他觉得这山里的老乡是如此淳朴和善良,自己和战友们是幸运的,住在老乡的房子里比住在帐篷里温暖多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连长特意对大家强调了群众纪律,想悄悄离开,不想再打扰老乡一家。

没承想,仁青东珠一家早就起来了,妻子和儿媳提着奶茶,小卓玛穿着隆重的藏装。仁青东珠叫来孙女才仁卓玛站在队伍前,一家人深情地向队伍鞠躬。寒风中,仁青东珠含着泪水向大家讲起了4年前的往事——

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儿媳在州医院临盆时大出血,若不紧急输血,母女俩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血站存血不足。危急时刻,血站工作人员立刻想到骑兵连官兵。官兵们接到通知,冒雪飞奔赶往血站。最后,儿媳及时得到供血,母女二人最终获救。

勘察路线那天,教导员带着几个人来到家里,仁青东珠一家看着那身衣服和帽子上的五角星,又听教导员说是骑兵连的,竟然都激动地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听完仁青东珠的讲述,大家心里都暖暖的,官兵们脱下手套向仁青东珠一家敬礼致谢,小卓玛也学着队伍的样子将右手举起,眼里充满感恩和敬佩。

队伍向着雪山又开始了新的征程。行军途中,列兵李定泽想,如果不参军,他一定不会经历这样的生活,有些道理他永远也不会明白得这样透彻。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“我不知道你是谁,我却知道你为了谁”这句歌词,觉得浑身更有力量了。

兵样

高满航

名声便跟着传开了。

老兵们岂能容忍刚来的新兵不经他们“打磨”就有模有样。他们当然清楚老兵不能欺负新兵,但谁也拦不住战友间切磋本事。警卫兵靠体格吃饭,看家的本领都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,行就行,不行就不行,做不了假,也装不出好。他们打心底里不服气有个刚来就强过他们的新兵,却又都喜欢好兵,就在私底下说好了,谁若第一个叫阵拿下这个新兵,他以后就归谁带。

冯家炜并不清楚老兵们为啥要接二连三地跟他比5公里武装越野、冲山、一公里冲刺、徒手格斗,更不知道老兵们私底下的约定。他尊重老兵,老兵们说比啥他就比啥,说咋比就咋比,他却唯独没让老兵们想赢就赢。

每次冯家炜胜出时,营长和教导员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,冲着落败的老兵和围观的老兵们说:“警卫兵就要有警卫兵的样子,警卫兵到底是个啥样子,你们看看新兵冯家炜,心里都应该有个数。”话入了耳就像冰刀戳了心,老兵们愧得慌,更臊得慌。那之后,警卫营的训练场日夜都不闲着,汗珠在水泥地上滴出一个个影子,喊杀声恨不得把房顶掀翻。

几个月后,基地组织一年一度的军事大比武。连长拉着指导员第一个找到冯家炜,说了两个意思:其一,连里准备推荐他参加;其二,他若得了前三名,连里年底给他报功。指导员点头说,他只要赛出成绩,立功受奖就有希望。冯家炜只知责任重大,却不知连长和指导员搭档了三年,连里三年的军事比武都回回都剃了光头。

冯家炜捧着单项比武第一的奖牌归来时,全连就像过年一样热闹。转眼就到年底,指导员和连长正扒拉着仅有的几个立功名额发愁,算来算去都不够用。这时候,冯家炜打报告进来。不等冯家炜开口,指导员就给他吃下定心丸说,你的功跟比武成绩挂钩,你不用说这功也不跑了。不想冯家炜说的虽然是功,却不是邀功,而是说自己来连队时间短,虽然比武取得了成绩,但这离不开大家的帮助,所以希望支部综合考虑立功的人选。指导员半晌无言,倒是连长叹服地说:“你真是立了个新样。”

3

转过年来,列兵冯家炜晋升为上等兵,还当了班长。

他们班守着山坳里的一个哨所。一日早饭后,冯家炜正组织全班进行防暴处突演练,值班员急匆匆跑来。连里紧急通知,有到部队检查工作的首长突然提出到哨所,半小时后就到。冯家炜问有没有迎接检查的具体指示,值班员摇头说没有。冯家炜尚未拿定主意,班里的侯老兵最先急了,督促冯家炜说:

2

冯家炜到警卫营刚落脚,“有样”的



本版插图:李振 图片制作:贾国梁

窗口

郑茂琦

兵要有兵的样子。作家高满航的故事《兵样》,塑造了一个干啥啥像、最有兵样的新兵“冯有样”。初读时,有人也许会想,生活中哪有天生就有兵样的兵。其实,只要细读下来,就会发现,从“冯有样”在军营中处处有模有样的故事中,生发出的不仅有幽默,还有对军人形象的高度重视和官兵自觉维护军人形象的厚重传统。“兵样”像种子,只有在官兵思想深处,才能开花结果,长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气象。

关于维护我军形象,我联想到一个驻香港部队的故事。25年前,有记者问驻香港部队领导:驻香港部队已经做了哪些进驻前的准备工作?这位领导特地提到一个细节。他说,驻香港部队专门组织了驾驶员右舵方向的培训。

这是因为一进入香港,车辆就在马路的左侧行驶了,和内地正好方向相反。所以,驻香港部队进驻时配备的都是右舵车。据说,当时的驾驶培训极其严格,除了右舵车驾驶技术之外,还要求驾驶员模拟香港道路进行驾驶训练。

之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当他们驾驶着一尘不染的军车在水车马龙的香港街道穿行时,会成为引人注目的展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明形象的一个窗口。

诗人陈如说:“谁今天能够成为这一扇重要窗口的建设者是有福的,谁明天临窗而立成为这扇窗子里的风景是幸运的。”



长征

第5514期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姑娘低垂的头终于抬起,目光跳过媒人二嫂,直接朝严格射来。四目相对,严格这才看清,这川妹子长得真是漂亮,大学毕业后再次看见这么清丽脱俗的姑娘。

当年他服从组织分配,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了大西南这个偏僻的小山沟。因为单位保密要求,自己从事工作的任何信息都不能对外泄露。不夸张地说,大学毕业后他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因此,大学时情意投合,如胶似漆的女朋友,也因误会和不理解与他分了手。转眼一晃好几年过去,严格已经30出头了。这几年相亲相了无数次,女朋友也谈了好几回,最终都因为严格“不老实”“不诚实”“骗人”等原因,愣是一个都没能修成正果。

姑娘叫田小花,正值芳华,是山沟另一边的农民,生产之余,她常把自家自留地种的蔬菜背到严格工厂生活区来卖了补贴家用。一来二去,就被严格师傅的爱人二嫂“盯上”了,说是要给她介绍个吃公粮的,姑娘及其家人自然喜欢得不行。

田小花直直盯着严格,用四川话夹着普通话问:“我妈说,问你在什么厂上班,是做什么工作的?”严格一听,吓了一跳,赶紧拿眼神咨询二嫂。二嫂也不知道自己老公和严格他们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,只好转移话题:“铁饭碗,保证你以后不会饿饭!”可姑娘一副问不出来誓不罢休的气势,红着脸坚定地再问:“我妈说,一定要问清楚你在什么工厂做什么工作,我怕上当受骗!”

严格见田小花脸红,急得直挠头。硬着头皮蹦出两个字:“保密!”

飘香的爆米花

祝清静



“爆米?爆米厂?你在爆米厂上班!”田小花一下兴奋起来。她从小就喜欢吃爆米花。

严格还没反应过来,暗暗跺着脚。二嫂赶紧接住话头:“对,对,爆米厂!”直用眼神示意严格。严格只好硬着头皮将错就错:“是的,我在爆米厂上班!”田小花又来了兴致,继续好奇地问:“都爆些什么呀?玉米?大米?”严格擦了把额头的汗珠,支支吾吾:“有时爆玉米,有时爆大米,反正领导安排爆什么就爆什么。”

田小花突然一改先前的单刀直入,腼腆起来:“在单位听领导的,在家你听谁的?”二嫂一听有戏了,立即替严格说:“在家听你的!严格快说,在家听小花的。”说完打了个哈哈,佯装有事,丢下严格和田小花自顾自地走了。

等二嫂回来时,严格与田小花已经坐到了同一条板凳上。见二嫂回来,两个人赶紧分开了些距离。二嫂装着什

么也没看见,只把手里的一包爆米花塞给田小花:“花,这就是严格他们厂里的爆米花,看好吃不好吃?”

田小花抓起一把塞到嘴里,又把手里剩下的放回纸袋,连说:“好吃,好吃!你们也吃,你们也吃!”二嫂看她那么喜欢,便说道:“我们天天吃,都吃腻了!”田小花也不吃了,她得把这袋爆米花带回家与家人分享。

谁也没想到,一袋爆米花竟然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,田小花也成了跟二嫂一样的工厂家属。只是苦了严格,他不仅恶补了与爆米花相关的知识和学问,还学会了如何爆爆米花。出差就得找各种理由来哄田小花。比如,去别的爆米花厂交流学习啦,帮别人修理爆米花机器啦,还有就是给别人送货啦,等等。田小花想不到,小小的爆米花,还能做成这么大的产业,自然也不计较。偶尔严格还找点儿爆米花带回家,有时是爆玉米有时是爆大米,每次还得